

My Morning

COMING DOWN

清晨知是

／ 上 ／

容光 —— 著

我可以坚强成女战士 / 唯独遇见你 / 铠甲成多余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清
晨
来
知
是

My Morning
Coming Down

容光——著

／ 上 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是清晨来 / 容光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500-2675-9

I. ①知… II. ①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0395 号

知是清晨来

ZHI SHI QINGCHEN LAI

容光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出 品 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燕 兮
责任编辑	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	凉小小
特约编辑	凉小小 高利娟
封面设计	小茜设计
版式设计	赵梦菲 王雨晨
封面绘图	花 生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16
字 数	40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675-9
定 价	49.8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4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C
o
n
t
e
n
t
s

目
录

Chapter 01 巷陌春深 001

Chapter 02 好梦难寻 022

Chapter 03 长夜与共 052

Chapter 04 危难同行 077

Chapter 05 别后匆匆 099



C
o
n
t
e
n
t
s
目
录

Chapter 06 飞鸟与梦 121

Chapter 07 夜游江南 140

Chapter 08 明亮的他 166

Chapter 09 尘埃落定 189

Chapter 10 云胡不喜 209

Chapter 11 你在心里 230



自打童艳阳出了国，电话就总在大清早打来。

枕头底下，手机响了一遍又一遍。

祝清晨掐了好几次，最后认命，将手机摸进被窝。

几秒钟后，她倏地掀开被子，猛地坐起身来，仿佛被人兜头泼了盆冰碴儿，浑身发冷。

手机那端的人还在喂个不停，她已然挂断电话，踹开被子，踉跄下地，趿上拖鞋，头不梳脸不洗就推门而出。

楼下有家报亭，老板看见，她百米冲刺般从楼道里飞奔而出，跟个悍匪似的夺过书摊上某本知名摄影杂志，气息不稳地哗啦啦翻起来，胸口大起大落。

直到终于翻到某一页，动作才戛然而止，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站在那儿。

老板没吱声，想问她买书吗，但见她表情不太对劲，没敢开口。

她很快将杂志抛下，扭头走了。

祝清晨站在太阳底下拨通苏政钦的电话，劈头盖脸问了句：“你还要脸吗？”

那头的人并不吃惊，似乎早有预料会迎来这番质询，开口便是：“清晨，你先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”

“冷静？苏政钦，你一声不吭地把我的作品拿去发表，署上你自己的名字，你觉得我现在还知道‘冷静’两个字怎么写？”

“我还有五分钟就到你的小区了，你等我面谈。”

那五分钟对于祝清晨来说，格外漫长。

深秋微凉，她只着睡裙，死死攥着手机立在太阳底下，脑中一片混沌。

半个月前她才刚从藏区回来，晒伤的皮肤尚未痊愈，鼻尖仍在脱皮；相机里，上千张照片还未导出来，至今仍放在苏政钦那儿，由他做所谓的“初次筛选”。

他俩从大三那会儿就好上了，学摄影，做摄影，到如今将近五年。

而在十来分钟前，她接到了好友童艳阳的来电。

“清晨，你快别睡了！赶紧去看 Mosaic 今早刚出的这期，那上面的入藏专题不是你拍的吗？怎么署的是苏政钦的名？”

她站在楼道前，萧瑟秋风带来的寒意与融融日光蒸出的暖气混在一块儿，叫人分不清到底是冷还是暖。

五分钟后，白色托儿车如约而至。

苏政钦穿着白衬衣、黑西裤，清爽干净，一如往昔。

他快步走来，神情凝重，一把握住她的手，依然向她要了五分钟来说清事情的始末。

毕业三年了，她有灵气，然怀才不遇；他模样好，但摄影技术平平。

这年头，摄影师不计其数，真正能成名的却寥寥无几。两人至今仍

在四处奔波，拍照片给众多杂志供稿，替人拍写真赚外快，毫无前途。

三个月前，祝清晨选择深入藏区拍摄图片，心无旁骛地记录旅途中的一切。

苏政钦第一眼看到那些照片就大为震撼，可转念就想起了在她入藏期间，他与几家摄影杂志见面时的谈话内容。

“这年头什么圈子都不好混，甭管写文圈子还是摄影圈子，都得有话题、有噱头，才能红起来。

“你以为现在当红的那几位，真是个个都有什么出类拔萃、万里挑一的好本事？

“炒作吧。你模样生得挺好，咱们包装包装，上一批拿得出手的好作品，找些媒体啊营销号什么的，砸点钱把名气弄起来。

“现在的小姑娘不都好这一口吗？那几个出书的当红炸子鸡，年入上百万，名利双收。你瞧瞧，要是你愿意，咱们也能办这事，你不比他们差在哪儿。”

那骄傲的大老板，吐着烟圈，挺着圆滚滚的肚皮坐在对面。

他将烟头杵在玻璃烟灰缸里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当然，首先，这第一次的作品，我不管你是找枪手也好，自个儿花心思也好，必须拿得出手。”

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拿出来的作品都称不上“拿得出手”。

就在他几乎认定自己资质平庸，走不了这条路时，祝清晨的几千张原稿及时赶到。只一眼，他就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
“你说我利欲熏心也好，说我不择手段也好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。”苏政钦背光而立，融融日光打在肩头发梢，却照不亮她熟悉的那张面孔。

他拉着祝清晨的手，微微用力，“清晨，我们都这样没头没尾干了好几年了，一点头绪都摸不着。那些公司都说了，做摄影的遍地都是，一

棵树砸下来，死的十个人里，少说也有三五个都是干这行的。我们还要浪费人生到多少岁？你有才华，没人赏识也是空事，为什么不让我帮你一把？

“我们将来会结婚，会过一辈子，很多事情都不再分彼此，署名是谁，真的重要吗？你不也希望你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，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吗？现在这样不是很好？我——”

苏政钦了解她的脾气，所以说得又急又快，恨不能把心掏出来摆在她面前。

可祝清晨看着他，耳边嗡嗡作响。

她伸手，一巴掌干脆利落地打断他的话，“你到底是为了帮我，还是为了帮你自己？”

他张着嘴，没说出话来。

她看他片刻，扔下一句：“苏政钦，你想出名，也得先问过我愿不愿意当你的枪手。”

祝清晨的震怒，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不甘心与难以置信。

学生时代的感情总是来得更纯粹，她以为她爱的人一直是当年那个树下捧杯奶茶、满头杏花的干净少年，结果到头来，世俗染指了真心，名利蒙住了眼睛，他也跌入红尘不再纯粹。

可怕的是，这世道原本就不够纯粹，与如今的苏政钦不谋而合。

所以他红了。

那期杂志用了很大篇幅展览“他的作品”，纸媒、电媒铺天盖地都是这位“高颜值天才摄影师”，就连知名摄影家也评论他的作品：充满灵气，视角独特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一夕之间，他有了微博，好几十万粉丝凭空诞生。

祝清晨等了三天，并没有等来苏政钦的道歉和妥协，只看见新的消息报道说，他在名利双收的同时，成了 Mosaic——国内最知名的摄影公司，杂志在国际上都小有名气——的签约摄影师。

她没等来他的妥协，倒是等来了几条长长的信息。

苏政钦一一细数了他这样做的好处，甚至将未来两人孩子的教育水平都扯了出来。显然，他并不打算妥协，反而在等待她的妥协。

祝清晨回复：“我给你三天时间。”七十二个小时是她最后的底线。

可苏政钦的短信来得更猛了，到最后，几乎带着怒意指责她“不懂事”“不谙人情世故”。

第四天早上，祝清晨将苏政钦的几条信息完完整整地截图发上网，连马赛克都没打。

微博炸开了锅，不过这锅炸得很有水平。

Mosaic 的大老板一看，乐了，拍拍神色黯然的苏政钦，“你女朋友很有头脑啊！这时候媒体一边倒地夸你还不成，没有话题、没有舆论是站不住脚的，要让人对你印象深刻，好的、坏的都得一次到位。我还正盘算着找人写点什么黑黑你，这不，她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。”

苏政钦一脸错愕，结果看见，老板拨通内线电话，让人撸袖子干活了。

一头是孤军奋战的祝清晨，一头是掌控舆论走向的 Mosaic 和忽然间吸粉无数的高颜值男神摄影师，力量悬殊到这根本不是一场仗。

“这截图要不是伪造的，我直播吃榴莲壳。”

“我要信了这女的是老苏的女朋友，我就是我爸爸怀胎十月生下来的。”

“人红是非多。”

.....

一句“人红是非多”似乎很万能，让一切不论真实还是虚假的传言都能不攻自破。

因此，她且发她的，他且红他的。

并且，更红。

童艳阳正在欧洲出差，没能及时赶回来，顶着时差每晚刷微博，气得半死，于是，祝清晨每天早上都会被她 call 醒。

“这种男人还不分？留着过年吗？”

“不是我说，当年我就让你别跟他，别跟他，你非得跟。要钱没有，良心还都被狗吃了，除了多了根把儿，你说说他还有什么用？”

“把他蹬了！我跟你说，我前几天在法国这儿看见一好东西，一手掌控不了的超仿真女性电动按摩仪，已经给你买下来了，回头拿给你，保管比他好用！”

“……”祝清晨沉默了好几秒，才想明白“一手掌控不了的超仿真女性电动按摩仪”是何物。

最后，童艳阳不再插科打诨，放低了声音问了句：“打官司吗？”

下一句：“钱的事你不用担心。”

充沛的日光从窗帘缝隙挤进一缕，在棕红木地板上摇曳生姿。

真刺眼。

祝清晨低头，看见无名指上已有些褪色的戒指。毕业那年，他揣着它踏上礼堂的舞台，在她的拨穗仪式后单膝跪地，亲手替她戴上，轰动整个礼堂。

虽然她并没有和他冲动结婚，但这些年来，她也以为他们会顺理成章地走下去。

她揉揉鼻梁，没来得及答话，另一通电话打了过来。

看了眼屏幕，是她妈打来的。

“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妈找我。”祝清晨挂了电话，没来由地松口气，晚一点吧，再晚一点做决定。

她却没想到，母亲姜瑜一通电话打过来，天又变了。

祝清晨的老家在沧县，与市区紧挨着，驾车只要两个钟头。接到那通电话后，她紧赶慢赶回了沧县，直奔二姨家。

母亲抹着眼泪坐在沙发上哭个不停，脸埋在指缝间，看不真切。

她鞋也没换，大步流星冲上前去，一把拿开母亲的手……

果不其然，满脸伤痕。

她握住母亲的手腕，浑身发抖，一掀衣袖，又看见无数大大小小的青紫瘀伤，新旧都有。

她浑身血液都往脑门里冲。

二姨抹着泪，“你爸真不是个人，堂而皇之地带着那女人在家里住，还把你妈打一顿，撵了出来。”

姜瑜只顾着哭，见到女儿，情绪更泛滥，眼泪没个完。

祝清晨立在那里，要费尽全身力气咬紧牙关才克制得住自己，慢慢地问出一句：“这婚，你还不离？”

姜瑜抬头，哭着嚷嚷：“离什么离？离了就遂了他的意了，我不离！打死我也不离！”

她声音高亢，情绪激动，和从前的每一次别无二致。祝山海家暴她二十来年，她却宁死不离婚。

就好像心脏破了个洞，风呼呼往里灌。祝清晨闭了闭眼，再睁眼时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他打你多少年了？从我记事起，他在外面玩过多少女人了？我双手加起来都数不清。他往家里拿过一分钱没？养女人的钱还

是管你要的。这么多年他在家过过几次年？三次里还有两次是和别的女人吵架被赶回来的。那年冬天你加班，他半夜回来敲门不止，我还在上初中，因为害怕去得迟了点，他把我拎起来就是七八个耳光。邻居报警，他当着人面乐呵呵地说：“小孩子胡言乱语你也信。”高中毕业，你出差了，他为了要钱跑我毕业典礼上揍我一顿，拿走了你给我的生活费。这些，你都记得吗？

“你不清醒，你愿意拖着被他打，你想想我成吗？我三天两头往沧县跑，每回回来你都这样满身是伤。你是我妈啊，我能不心疼你吗？可是多少年了？二十来年了！再强大的心也禁不起这种痛法。妈，算我求你，离婚吧。再这么下去，不光你像个精神病，我也快得精神病了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一记清脆的耳光落在她脸上。

祝清晨戛然而止，定定地站在那儿，察觉不到疼，但觉耳边嗡嗡作响。

姜瑜问她：“你说谁精神病？你再说一遍试试？”

声音凄厉，尖锐刺耳。

祝清晨慢慢地看她一眼，只觉得累。

“我，我是精神病。”

她这样说着，拎起包，顶着一脸五指印对一旁的人说：“二姨，我妈暂时就拜托您了。”

然后转身，扭头就走了。

这世界。

真玄幻。

祝清晨回了趟俞市，闭关半月，除了出门办签证。

半月后，她拎着行李、背着相机出了门，直奔机场。

过去五年，赚来的钱全存在卡里了，她省吃俭用，日子过得淡如水。

惦记着将来要结婚，就苏政钦那比她还微薄的工资，指不定将来要靠她自个儿掏点腰包。爱情嘛，分什么你的钱我的钱，她倒也想得通，就把钱存上了。

然而就目前这状况看来，呵。

揣着银行卡，祝清晨打算出门走走。

去哪里？

荒凉大漠走过一趟，深山老林转过几圈，藏区也深入了好几个月。若想再拿出惊艳的作品将那利欲熏心的男人碾压一次……她低头看着世界地图，笑了。

飞机起飞前，她打国际长途给童艳阳。

“我只有五分钟，飞机快起飞了，所以长话短说。”

童艳阳没吭声，想也知道，此刻必定一脸蒙。

“我爸带着新欢住进大院里，把我妈赶出来了。你知道的，她死也不肯离婚。”

左手边的中年女乘客瞄了她一眼。

“她现在住我二姨家，以泪洗面是常规状态，谁劝都没用。你舅不是沧县一霸吗？你帮我请他多盯着点我家那边，我怕我妈三天两头回去找我爸闹，被他打。”

那大妈又瞄了她几眼。

祝清晨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出神，最后笑道：“官司我就不打了，好聚好散吧。苏政钦也跟我这么多年了，那点照片就当分手费了，将来天高任鸟飞，他是再请不动我这枪手了。”

话说完，她回头看着大妈，礼貌一笑。

大妈忙不迭扭过头去，红了脸。

童艳阳总算逮住这空隙，插问：“停停停，先说说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“以色列。”

那边寂静了片刻。

片刻后，炸开了锅。

“日！没了男人也用不着找死吧？那边不是一会儿边境冲突，一会儿恐怖分子袭击，再不就是什么极端分子游行示威、扔炸弹吗？”

咋咋呼呼一大堆质问袭来。

祝清晨不得不把手机拿离耳边几厘米，在炮轰中勉强插了进去：“不说了啊，空姐催我关机了。”

那头戛然而止。

童艳阳哪会不知道她的套路，沉默了好几秒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别做傻事，等我办完这边的事，就来找你。”

连日来备受打击，祝清晨都始终该吃吃该喝喝，毫无异样，此刻终于喉头发堵，带着鼻音说了句：“神经病，老子是人民艺术家，前赴圣城拍风景的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喜欢为爱献身？求求你让我耳根清静一阵，千万别来。”

仿佛再忍受不了多说半个字，她猛地挂断电话。

关机。

逼仄的机窗外，天光大亮。

靠窗的人慢慢地将脸埋在手心，久久未动。

一旁的中年女人迟疑片刻，伸手拍拍她，“人生没啥过不去的坎儿，将来的路还长，都会好的。”

……果然，这世上还是好人多。

那双手慢慢移开了，露出其後一双漆黑透亮的眼。哪怕眼睑下还有厚重的乌青，哪怕面色苍白略显疲倦，那眼睛却异常明亮，逐渐弯成了

稀薄的月亮。

大妈一愣。

祝清晨没哭，也不觉得有必要哭。

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，而应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。既然在这里受挫，那就飞去那边看看。疲倦与伤痛一道留在老地方，她还是自由的。

航班在莫斯科转机，又连飞七个小时抵达以色列。

走下飞机时，日光热烈，温度骤升。

机场不大，出门后，放眼望去是一座黄色的城市。路边停满了计程车，有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坐在大门外，贪婪地汲取大厅里溢出的冷气。

祝清晨已然走过那人，却忽然想起什么，掉头回去，摘下左手的戒指，放入那人手里。

脏兮兮的男人眼睛都直了，手舞足蹈地说了一串她听不懂的话。

她微微一笑，“不客气，国家富强了，出来做点好事。”

兜里有钱，腰板子都硬了几分。

旅馆选在耶路撒冷老城外，二楼，楼下是条长长的巷子，石板路。房间带露天阳台，夜里抬头，星河铺天盖地压下来。

旅途疲惫，当晚也懒得出门，干脆拿着单反在阳台上取景。

耶路撒冷是古城，没有高楼大厦，触目所及皆是古迹。

她从远处看到近处，快门不断，镜头渐移，又在某处忽地一顿。

近处，巷尾的三角梅旁，有个男人立在那儿，点了支烟，唇边一点红光。巷子里人来人往，唯独他静立不动，抽烟的姿势莫名祥和。

黑头发，黄皮肤。

像幅画。

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抽完了一整支烟，直到他掐灭烟头，抬手看了眼腕表，忽然间毫无征兆地抬头望来。

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他的目光准确无误地与她的相接。

.....

条件反射，祝清晨猛地侧身进了屋，靠在门上心跳如雷。

片刻后又回味过来，她又没偷窥，何必做贼心虚？

探头去看阳台底下。

只可惜那人已经不在原地。

她低头看相机，调出了最后一张照片。

男人抽着烟，面容在一缕白雾后若隐若现。

是个亚裔。

还挺好看。

晚饭懒得出去吃，洗了个澡，便去一楼旅馆自带的超市买方便面，祝清晨刚拿起一袋面，童艳阳的电话就打来了。

“你到以色列了？”

“早到了。”

“早到了不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你是大忙人，不敢耽误你。”

祝清晨说的是中文，一面说，一面看方便面上的英文，注意到隔壁货架后有个男人，听见她的话之后，正拿着烟的手微微一顿。

童艳阳打电话来，是为了告诉祝清晨，苏政钦把电话都打到她那儿去了。

“呵呵，到这份儿上了，求爹爹告奶奶地要我帮他说好话求情，真是尿到家了。”

祝清晨笑了两声，“那你拒绝了？”